

纪念黄庆云诞辰百年： 一座爱与美的纪念碑

□徐 鲁

2012年秋天,“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第十二届年会暨海外华文文学论坛”在武汉东湖边开幕,我应邀作了一个主题演讲《在冰心先生的慈辉里——华文女作家对儿童文学的引领与贡献》。在这篇演讲中,我分别以中国大陆的葛翠琳先生、香港地区的黄庆云先生、台湾地区的林海音先生为例,描述了她们对冰心所倡导的儿童文学精神的传承,以及她们在不同的地区对儿童文学的引领与贡献。在这三位女作家的作品里,我们能感受到冰心生前对儿童文学所寄予的那些美好的信念,那就是:对孩子们的热爱,对儿童文学事业的热爱,对真善美的永恒热爱与追求。

黄庆云是继叶圣陶、冰心等第一代作家之后,第二代儿童文学作家里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编辑生涯起步于20世纪40年代,从18岁那年发表第一篇作品算起,一直到2018年仙逝的前一年,她都在勤勤恳恳地为少年儿童们工作。黄庆云先生享年98岁,为儿童们写作、服务竟持续了80年,毕生创作、编写和翻译的各类儿童文学著作有500多种,1000万字之巨,在整个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儿童教育史上,也是罕见的。她不仅是一位真正的“老祖母级”的女作家、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的巨擘,也是香港地区儿童文学事业、儿童教育和儿童读物编辑出版的拓荒者、奠基人。她的一生,称得上是“为孩子们的一生”。

终生不渝的爱与追寻

黄庆云籍贯广东省南海番禺,她的童年时代是跟着父母在香港沙田度过的。她在童年回忆录《亲亲小时候》里说:“如果你问我,香港我最爱哪个地方?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沙田!”在她的心目中,“沙田,是我最初懂得什么叫世界,从而走进世界的地方”。

1938年,18岁的黄庆云还在中山大学文学院念书时,发表了第一篇童话《跟着我们的月亮》。这个时候,她深受鲁迅先生“救救孩子”的感召和影响,暗自立志,要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儿童教育。1939年她从中山大学文学院毕业。苦难的中国和整个世界,正在进入战火纷飞、风雨激荡的40年代。她的童话写作,以及她后来的全部儿童文学创作,都不是从虚无缥缈的幻想城堡和象牙塔里飘出来的故事,而是在时代的风雨、现实的泥土中长出的茁壮的幼林。正如她后来所说的:“我做孩子的时候,也是很爱读童话的。从前,我以为童话里说的都是人们头脑里幻想出来的事。后来,我长大了,也写童话了,才知道,童话都是有现实做依据的……世界上发生了强者欺负弱者的事,童话家便写了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童话……童话既是反映了现实,又是寄托人们的理想的。”(童话集《月亮的女儿》后记)

1941年,黄庆云创办并主编了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本儿童文学半月刊《新儿童》。当时,现代文学家许地山(落华生)正在香港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黄庆云向这位名作家约稿,许地山在《新儿童》创刊号和第二期上分别发表了《萤火虫》《桃金娘》两篇儿童文学名篇。可惜的是,也就在这一年,许地山溘然长逝。黄庆云后来一直视许地山为“恩师”,说自己是许地山播撒在香港的一颗儿童文学的种子。她还在《新儿童》上开办了一个和小朋友谈心的“云姊姊信箱”,解答幼童们的各种提问。一时间,《新儿童》和“云姊姊”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的很多家庭和小朋友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小读者都成了云姊姊的“粉丝”,其中不少小读者长大后也成了作家,如香港儿童文学家何紫;丰子恺的女儿、画家丰一吟;现在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女作家木令蓉(刘年玲),都是黄庆云当年的小读者。几十年后,《新儿童》当年的小读者们,甚至相约着“组团”从海外各地齐聚香港,看望他们心中最美丽的“云姊姊”。木令蓉教授回忆说:“云姊姊和她的作品与通信,为那一代小朋友‘带来了光明的世界,也带来了爱的教育’”。

后来因为战乱,黄庆云离开香港,辗转桂林、广州等地,继续为小读者写作和编辑出版《新儿童》。无论是从她的童话作品里,还是从她编辑的儿童刊物中,读者们都能听到她在冬日里期盼春天、在黑夜里呼唤黎明的声音,能看到她给孩子们送来的光明、进步和安慰的力量。她带着《新儿童》,在战乱年月的颠沛流离中,断断续续坚持了15年之久,无数的小读者深受其惠。

1948年,黄庆云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专业。对此,黄庆云的知心老友、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葛翠琳后来评价说:“中国去海外的留学生中,选这个专业攻读学位的学子,恐怕只有她一人。可见她是从人生道路的开始,就立志为儿童文学事业贡献一生的。这是十分难得的决心。”

新中国成立后,改天换地的新时代和朝气蓬勃的一代代新人的成长故事,为黄庆云的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绚丽和取之不尽的题材,也给她们的创作带来了无限的活力和多姿多彩的气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她继续为孩子们编辑报刊读物,勤奋笔耕,迎来了第一个引人注目的创作高峰期。

伴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春天,已经从“云姊姊”变成“云奶奶”的黄庆云在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事业的园地里,从没停下过辛勤耕耘和孜孜探索的脚步。她曾在一首小诗里,如此表达过自己毕生对儿童和儿童文学事业的热爱:“我走过九十九条河,我描绘过花儿一千零一朵,只有童年的花园,永远永远地占有我,这道理我无法说出来,别问我十万个为什么。”

植根民族文化土壤的中国故事

从题材上看,黄庆云的儿童文学世界可谓辽阔博大、丰富



1950年代初期,黄庆云(右一)与冰心(右二)、廖梦醒(左一)、日本作家松冈洋子(左二)

性,也最能显示“云奶奶”创作个性的,是以下三类题材的作品。以《奇异的红星》《月亮的女儿》《七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小鸟天堂》《小鱼仙的礼物》等为代表,这些短篇童话带有民间故事风味和神韵。黄庆云早期的童话创作,有安徒生童话那种与现实生活和人间悲欢息息相关的幻想故事的影响,更多的是汲取了中国民间故事、乡土文化的滋养。《月亮的女儿》全篇用拟人化的手法,用民间故事的单纯明快的叙事方式,讲述了善良无私的月亮和孩子们之间不为人知的故事。故事最后说:“这就是月亮的女儿——星星的故事。没有月亮的晚上,星星总是替月亮照着大地。孩子们也最爱星星,他们唱着星星的歌,用小手指数着星星。星星是数不尽的,因为它们是要陪伴许许多多的朋友的。天下的小朋友数不尽,星星也是数不尽的。”这篇童话,就是置入全世界最美的短篇童话宝库中,也熠熠闪光、毫不逊色。我记得葛翠琳曾对黄庆云的另一篇童话代表作《奇异的红星》也极为推崇,认为是用童话形式表现革命题材的成功创作实践,不仅内容生动,寓意深刻,充满浪漫的激情,而且童话意境优美,极富艺术感染力。

也不仅仅是这个时期。从黄庆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里创作的一些童话和儿童故事里,也不难感受到,她一直都在默默地、自觉地把她的文学之根深扎在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里,去汲取养分,去发掘故事,去淘洗出闪光的金子。因为作家的心灵、情感和精神气度时刻连通着国家、民族和儿童的世界,所以她每个时期的作品都能很接“地气”,洋溢着饱满的家国情怀和鲜活的“中国式的童年”气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当代的,越是历史的。黄庆云的童话再次证实了这些朴素的真理。从世界儿童文学史上看,其实也是如此:安徒生与丹麦和北欧民间故事,格林兄弟与德国民间故事,卡尔维诺与意大利民间故事,普希金、托尔斯泰与俄罗斯民间故事,埃梅与法国民间故事,聂姆佐娃与捷克民间故事,小川未明、新美南吉与日本民间故事……无无有着密不可分的水乳交融的关系。

给香江的孩子们讲述香江故事

香港的历史和文化,香江孩子们的童年生活,是黄庆云儿童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题材特色。在她的一生中,童年时代、青年时代和老年时代里,有许多日子都是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的。她不仅了解和洞悉香港的历史、文化和生活风习,也熟悉欣着香江水长大的一代代香港孩子的童年生活和心灵秘密。所以,她的不少作品都取材于独特的“香江故事”。其中以长篇历史小说

给香江的孩子们讲述香江故事

香港的历史和文化,香江孩子们的童年生活,是黄庆云儿童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题材特色。在她的一生中,童年时代、青年时代和老年时代里,有许多日子都是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的。她不仅了解和洞悉香港的历史、文化和生活风习,也熟悉欣着香江水长大的一代代香港孩子的童年生活和心灵秘密。所以,她的不少作品都取材于独特的“香江故事”。其中以长篇历史小说



《朝露》

悲壮而凄美的纪实文学

□王 茹

在宝岛台湾,抗日战争可追溯到清朝光绪年间,即公元1895年。长达50年的抗争,半个世纪的光阴,巨大的伤痛长久地铭刻在台湾人民的心上,挥之不去。

中国台湾女作家简媜截取了台湾抗日之初的一个片段,高度浓缩地为读者呈现了昔日惨痛的历史。长篇纪实文学《朝露》,正如其副题“献给一九四五年抗日英雄”,返回到历史现场,再现了当年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抗战场景。阅读《朝露》,几乎无法察觉这篇作品出自一位女性作家之手,冷峻的笔触、悲壮的情感,出色地刻画出一个个抗日烈士的生动形象。简媜文风如斯,有人分析:“由于早年丧父,简媜对人生的幻灭及时间无法抚平的伤痛有着深刻的体验与记忆……”

1993年,简媜参加台湾《联合报》组织的“原乡行”活动,在福建漳州不期而遇“本家”——“简大狮蒙难处”石碑,触发出书写的意愿,作者写道:“执刑时正

是清晨日出时分,当简大狮气绝倒下,初春的朝露纷纷然坠落,以滋润一名三十二岁血性男子之——死不瞑目。”或许正出于对人生遭遇有透彻的认识,简媜才给这篇作品起名为《朝露》,其寓意大约是:人生如朝露般短暂、脆弱,但即便渺小如朝露,却也可映照出太阳灿烂的光辉。这正是对无数抗日烈士的绝佳比喻,他们的人生是短暂的,但却用一个弱小的生命照亮了历史幽暗的天空,悲壮而又凄美。

简媜的作品一向与众不同,“简媜的散文绝大多数以女性为题材,却不同于常见的女性主义散文的温柔、妩媚、委婉。有人说她载满奇情侠气、微妙又诡诞,认为她的散文以走险道、斩截方式,马

变,狂狷著称。”正如以上引述,研究者大多注重在简媜的女性题材文学作品的分析和评介上下功夫。这是简媜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除了这些女性意识相对浓厚的文学作品外,也不乏一些重大历史题材或具有硬朗的刚性风格之作。此类作品同样值得研究者和读者重视,本文所分析的《朝露》,正是此类题材的优秀之作。

简媜这篇作品在情节安排上颇有讲究。1895年那段历史面貌是遥远而模糊的,其间牵涉到各种各样的人物,涉及的事件更是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而简媜仅用4万字就叙述了纷繁复杂的事件和人物,且勾勒得井井有条,如同一个善战的将军虽指挥千军万马,却驾驭得体,张弛有度,其功力和技巧令人赞叹。简媜在文中运用了多种对比的写法,对比可使所比较的人或事物的特点更加鲜明,从而凸显人物的个性和命运。

第一个对比,是两个外国人之间巨大的反差。马偕牧师来自加拿大,看到美丽的淡水河之后,马偕牧师就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他徒步四方,为人治病传道,深受当地人的爱戴。马偕牧师在日记中写道:“好像有无形的绳,引我到这美丽的岛。”而日本的海军大将桦山资则则被清政府的一纸“卖身契”引来。他踏上台湾的土地后,手下的士兵烧杀抢掠,把台湾变成一个哀鸿遍野的凄凉之地。简媜有意对比二人:“绳和纸竟有天渊之别,同是异国异族人,马偕带给台湾的温暖与爱百年不灭,而桦山一上岸就叫台湾人民流血。”温暖与爱同淋漓的鲜血之间对比如此强烈,马偕牧师的善良与桦山资则的残忍也似黑白之分明。两位都是来自异国他乡,也都被铭记于史册,却带给台湾人民截然不同的影响。最终,马

偕牧师青史留名,桦山资则臭名昭著。另一个对比是仓皇逃跑的朝廷官员和奋起反抗的普通民众。清廷派到台湾的官员唐景崧在基隆失陷后连夜逃走,其他一些大臣也仓皇逃离。朝廷命官在危难时刻丝毫没有顾及老百姓的安危,只顾惜自家性命。而由吴汤兴率领的义勇军却是由普通的台湾子弟组成。“这些人,有父亲带着儿子、兄长带着弟妹,叔带着侄、舅带着甥,为保卫尊严与家园而投入战场,他们成为日军南下路途中最‘顽固’、最‘狡猾’的绊脚石。”他们大多在史册上是“无名氏”,抵抗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有的只是流血牺牲。这些平民百姓在几乎手无寸铁的情况下,以飞蛾扑火般的精神义无反顾地投入战斗,前仆后继的英勇精神令人钦敬。昏官唐景崧给日军留下了大量的枪炮火药,而普通民众则用血肉之躯抵挡着敌人的炮火,两相对比,清廷官员的懦弱自私和台湾民众的顽强英勇跃然纸上,令人感慨万端。

第二个对比是关于两支签。两位抽签的人分别是辜显荣的妻子和吴汤兴的妻子。同样是抽签,辜显荣的妻子抽到了上上签,而吴汤兴的妻子抽的是下下签。一签成谶,辜显荣竟以“日本臣民”的身份,充当日本侵略者的马前卒,为虎作伥。之后,辜显荣又建立了远及日本的商业王国,不但家财万贯,而且获得无数奖章,在其生前身后,辜显荣都享尽荣华富贵,风光无限。而妻子抽到下下签的吴汤兴的命运则黯淡凄凉。在距离日军登陆、唐景崧等内渡已有两个多月,台湾已经落入日本人之手的时候,吴汤兴及其他志士仍然在拼死抵抗。没有军械粮食,没有衣服鞋袜,吴汤兴们却没有放弃,屡战屡败,却又屡败屡战。最终,吴汤兴战死,吴妻亦投水自尽。众多抗日烈士都

捐躯战场,他们大多是家中的顶梁柱,却默默无闻地埋骨荒野。这样鲜明的对比,无比残酷又格外清晰。在两相对比中,读者自然明辨孰是孰非,自然对整个事件一览无余,英雄、懦夫、逃兵、侵略者、投机者……在简媜的笔下——呈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轮番演出或悲壮、或凄凉、或令人钦敬、或令人不齿的一幕幕场景。这正是简媜谋篇布局的高妙之处,虽然人物事件纷繁众多,但对她来说,犹如孙子用兵,多多益善。1895年那段历史,因此而浮出水面,日军登岛的来龙去脉,叙述得脉络分明,让读者们得一探究竟。

简媜这篇作品的语言风格也很有特色。乍看,她似乎是一个不动声色的叙述者,然而在平静的叙述中却暗藏着汹涌的情感。这正是简媜鲜明的语言风格。正如有人评述:“简媜散文更大的魅力在于其作品情感表现的‘孤意’与‘深情’的双重展现和交织。这两种风格贯穿于她对生命的剖析,对男女爱情的态度以及对都市生活的感叹中。”“深情”指的是简媜散文中表现出的对生命、情爱以及周遭的人事的爱和同情、体恤;而“孤意”则指文中对情感及亲密者的刻意疏离、保持适当的距离,甚至拒绝。在《朝露》中,也细腻体现了这种风格。不过,在此篇文章中,“孤意”也许并不是对情感的刻意疏离或拒绝,而是为了在合适的距离和角度更清晰地还原事件的真相,因为过于亲近或情绪激昂可能会损伤历史的真实,使事件变得模糊。当然,简媜仍是用情的,那情似乎是静水深流,要细细品味才可体味出简媜的深情。

叙述简媜的事迹,简媜藉着是本家的由头,用亲昵的第二人称称呼他,仿佛简媜是她亲近的弟兄。简大狮的



多彩。她用80年的岁月和数百本作品集一层一层堆叠起来的一座“儿童文学的青山”,既巍峨耸立,又妩媚多姿。其中最具有代表

性,也最能显示“云奶奶”创作个性的,是以下三类题材的作品。

以《奇异的红星》《月亮的女儿》《七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小鸟天堂》《小鱼仙的礼物》等为代表,这些短篇童话带有民间故事风味和神韵。黄庆云早期的童话创作,有安徒生童话那种与现实生活和人间悲欢息息相关的幻想故事的影响,更多的是汲取了中国民间故事、乡土文化的滋养。《月亮的女儿》全篇用拟人化的手法,用民间故事的单纯明快的叙事方式,讲述了善良无私的月亮和孩子们之间不为人知的故事。故事最后说:“这就是月亮的女儿——星星的故事。没有月亮的晚上,星星总是替月亮照着大地。孩子们也最爱星星,他们唱着星星的歌,用小手指数着星星。星星是数不尽的,因为它们是要陪伴许许多多的朋友的。天下的小朋友数不尽,星星也是数不尽的。”这篇童话,就是置入全世界最美的短篇童话宝库中,也熠熠闪光、毫不逊色。我记得葛翠琳曾对黄庆云的另一篇童话代表作《奇异的红星》也极为推崇,认为是用童话形式表现革命题材的成功创作实践,不仅内容生动,寓意深刻,充满浪漫的激情,而且童话意境优美,极富艺术感染力。

也不仅仅是这个时期。从黄庆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里创作的一些童话和儿童故事里,也不难感受到,她一直都在默默地、自觉地把她的文学之根深扎在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里,去汲取养分,去发掘故事,去淘洗出闪光的金子。因为作家的心灵、情感和精神气度时刻连通着国家、民族和儿童的世界,所以她每个时期的作品都能很接“地气”,洋溢着饱满的家国情怀和鲜活的“中国式的童年”气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当代的,越是历史的。黄庆云的童话再次证实了这些朴素的真理。从世界儿童文学史上看,其实也是如此:安徒生与丹麦和北欧民间故事,格林兄弟与德国民间故事,卡尔维诺与意大利民间故事,普希金、托尔斯泰与俄罗斯民间故事,埃梅与法国民间故事,聂姆佐娃与捷克民间故事,小川未明、新美南吉与日本民间故事……无无有着密不可分的水乳交融的关系。

给香江的孩子们讲述香江故事

香港的历史和文化,香江孩子们的童年生活,是黄庆云儿童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题材特色。在她的一生中,童年时代、青年时代和老年时代里,有许多日子都是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的。她不仅了解和洞悉香港的历史、文化和生活风习,也熟悉欣着香江水长大的一代代香港孩子的童年生活和心灵秘密。所以,她的不少作品都取材于独特的“香江故事”。其中以长篇历史小说

《香港归来的孩子》、长篇游记故事《可爱的香港》等作品为代表。此外,她还有不少儿童小说、童话、儿童生活故事和儿童诗等,描述和表现的也是香江风情和香江孩子们的生活。

《香港归来的孩子》是我迄今见到的唯一一部以中国现代“香港大罢工”事件为背景,给今天的孩子们讲述香港那段渐渐被人淡忘的风雨历程的小说。这部小说的故事从1922年发生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开始,以两个海员家庭及其年幼子女的经历为主线,再现了1925年香港大罢工爆发后,觉醒的一代年轻人,冒着腥风血雨,勇敢地冲破黑暗,纷纷离开香港北上,最终走上追寻光明、真理和远大理想的征程的真实故事。“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香港的一代代青少年都应该好好读一读《香港归来的孩子》。它是一部真实和生动的香港“历史教科书”,又是一部汨汨流淌着中华民族滚烫的爱国热血,讲述香港奋斗、抗争和追求光明的光荣传统的文学佳作。

童年生活和童年故事,作为儿童文学的一个永恒的“母题”,也是黄庆云一生中“百写不厌”的题材。这类题材,她的长篇童年回忆录《亲亲小时候》可以作为代表性作品。这部追忆自己在香港度过的童年时光的长篇散文,是一部充满童趣盎然、童年亲情的回忆之书。全书由30多篇短小而完整、可以单独存在又互有衔接的小美文组成,以童真的眼光、细腻的感觉、明亮和单纯的文笔,讲述了作者童年时代点点滴滴的成长细节,描绘了那个年代的香港孩子们的真实生活情景。整个作品不是以复杂的情节取胜,而是像一幅幅童年生活的明丽的风俗画,凭借许多细小的、温暖的、真实的、充满童真童趣的细节,撑起了韵味悠长和调子明亮的叙事。通过小女孩眼中的现实生活、周围世界、自然环境、邻里关系、小伙伴之间的友谊的观察和描写,真实和准确地呈现了孩子们纯真、友爱的成长心理状态,刻画了小女孩在日常生活中对生活、对世界、对未来的好奇、梦想与渴求。

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总是具有一项异于一般作家的才能,就是这个人的能够“返回童年”,能够“再来一次童年”,或者说,能够去“重新发现童年”。瑞典的“童话老妈妈”林格伦有一句名言:“为了写好给孩子们看的作品,必须回到你的童年去,回想你童年时代是什么样子的。”她说,“童年时代的那个孩子”活在我的心灵中,一直活到今天。”在《亲亲小时候》里,我们看到,那个纯真、友善、好奇和美丽的小女孩,也一直“活”在黄庆云奶奶的心中。就像她在那首童诗里所写的:“我走过九十九条河,我描绘过花儿一千零一朵,只有童年的花园,永远永远地占有我。”

儿童文学事业是纯净的天使和仁慈的圣母般的事;儿童文学是爱的文学,是真善美的文学,也是广阔和博大的“大文学”。只要人类的童年如涓涓的溪流奔腾不息,儿童文学事业的薪火也会代代相传,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

面貌和生平被简媜娓娓道来:“你长得不算高,大约一百六十七厘米;一张圆扁脸配了浓眉大眼,颇有慑人气势,往下凸出狮子鼻,面颊缓和,添了几分温煦。”这样的语言给人的印象仿佛是简媜在叙述自己的亲人,平淡中透出亲切感。“若你用了狮子鼻得几分懒洋洋的狮性倒也好,偏偏你成天雄赳赳、气昂昂,专等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口气如同姐姐用半是怜爱半是埋怨的口吻在劝戒淘气的弟弟。介绍简大狮这一小节,作者的语气从血战令人窒息的紧张中抽离出来,细致入微地刻画出一个英勇可爱的热血青年。然而,到了最后一节描写简大狮英勇就义时,简媜不再使用第二人称,这一转变也使气氛陡然转为悲怆肃穆,此时简媜用简洁平实的语言描写出锥心之痛:“简大狮心已死,容颜如槁木。船靠岸,他抬起头看了观音山一眼,听取永恒爱恋的淡水河送给他的挽歌。”简大狮为国献身,简媜对他的态度已转为敬仰与敬佩,所以不能再用亲昵的第二人称,而是要以庄重的口吻相待。这种转换自然而然,十分恰切。蒙尘的历史,远去的壮士,在简媜的笔下又苏醒了过来,让今日读者重新认识这位如朝露般逝去的先烈,他值得我们永久铭记和敬重。

简媜因为自身的遭遇,对于生命有着比常人更透彻的认识和思考,她用作品记录人生,有自己的,也有他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犹如春日的朝露般短暂,但是文学长青。简媜用文字保留那些珍贵的记忆,也抒发对人生的感慨。《朝露》既是对抗战历史的一段真实记录,也是对无数抗日烈士在天之灵的告慰。那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犹如一颗颗晶莹的朝露,虽微小、短暂,却如在某一瞬间映照出太阳的耀眼的光辉。



黄庆云